

# 图书馆藏书印的文化功能及其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吴秀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目的/意义] 数字时代推动藏书印形成传统、电子和原生数字三种共生形态, 在这一新的格局下, 亟待探究图书馆藏书印的文化功能及其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方法/过程] 本文运用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以藏书印的形态演进为切入点, 在分析藏书印的文化功能基础上, 构建“三种形态与三个维度”分析框架, 探究藏书印对文化记忆建构的主要支撑作用, 以及其在图书馆行业的实践发展。[结果/结论] 传统形态藏书印在制度维度奠定物质基础和文化根基, 电子形态藏书印在关系维度助力文化传播,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在审美维度赋予文化创新活力, 三者互补联动, 共同构筑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建构闭环。结合我国图书馆行业在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中的实践现状, 从均衡推进、深挖价值、创新传播和协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关键词:** 藏书印 数字时代 文化记忆 文化功能 形态演进 图书馆

**分类号:** G256.1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6.01.09

## 0 引言

藏书印是中国特色文化符号, 起源于西汉<sup>[1]</sup>。它是研究中国历史文献承继传播、藏书事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证据之一<sup>[2]</sup>。进入数字时代, 技术革新推动藏书印新形态不断涌现。目前, 传统、电子和原生数字三种形态的藏书印并存。这一形态演变不仅拓展了藏书印的文化功能, 也重塑了其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图书馆作为记忆机构的核心主体, 肩负守护社会记忆的职责<sup>[3]</sup>, 在数字时代应顺势成为藏书印文化记忆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守护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 “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坚持文化惠民,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sup>[4]</sup> 这一系列部署既为藏书印相关研究筑牢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也为图书馆开展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工作明确了实践要求。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如何依托图书馆推动藏书印实现多

[作者简介] 吴秀云, 女, 馆员, 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资源管理, Email: dd-wuxy@cass.org.cn。

种形态的传承发展,充分激活其历史积淀的文化功能,并使其持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建构,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 1 相关研究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藏书印的文化价值与时代价值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经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核心领域。其一,历史发展、内涵与价值研究,学者围绕藏书印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sup>[5]</sup>、核心内涵<sup>[6]</sup>、功能属性<sup>[7]</sup>及地域特色<sup>[8]</sup>展开探讨,为理解其文化功能奠定理论基础。其二,数字化技术研究,侧重印文识别<sup>[9-10]</sup>技术的实现路径,解决藏书印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其三,数字资源组织研究,聚焦数字资源描述<sup>[11-12]</sup>、元数据规范<sup>[13]</sup>、立体关联检索<sup>[14]</sup>、知识图谱构建<sup>[15]</sup>及数据库建设<sup>[16]</sup>等方向展开,推动藏书印数字资源从单一图像化呈现,向结构化、体系化方向转型。其四,编纂出版与考释研究,通过汇编藏书印图像、释文及考释信息<sup>[17]</sup>,为藏书印文化价值的挖掘提供基础文献支撑。

上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研究多聚焦传统形态藏书印的历史价值,对数字时代藏书印形态的发展演变关注不够,且技术应用研究与文化价值研究脱节,也未厘清技术形态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文尝试突破既有单一形态藏书印研究的局限,构建“三种形态与三个维度”分析框架,在分析藏书印文化功能的基础上,揭示不同形态的藏书印对文化记忆建构的作用,结合我国图书馆行业的实践现状提出建议。

## 2 藏书印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功能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藏书印的形态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传统、电子和原生数字三种形态。三者核心特征与文化功能上虽各有侧重,却形成了文化同源、层层递进、相互补充的关系。

### 2.1 传统形态藏书印

传统形态藏书印是历史积淀留存的实物印章,是电子形态藏书印的原型,是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的源头。其钤盖于文献之上形成的钤印痕迹,是传统形态藏书印的主要呈现形式,也是图书馆开展数字化转化工作的直接对象。传统形态藏书印主要分为私人藏书印、机构藏书印两类。私人藏书印传递了藏家的文化传承理念。机构藏书印体现了文献典藏制度。其物理载体均为石、铜、玉等。传统形态藏书印依托传统篆刻工艺制作,无数字技术介入。它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藏家交往网络、文献典藏制度与时代审美风尚,是藏书印文化记忆的重要源泉。同时,它凭借实体物理载体的唯一性、篆刻艺术的不可复制性与钤印使用的“仪式”<sup>[18]</sup>化,成为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的物质基础。

### 2.2 电子形态藏书印

电子形态藏书印是以传统形态藏书印为原型、以文献上的钤印痕迹为直接对象的数字化转化形态。它借助图像采集、建模、编码等数字技术生成,核心是对传统形态藏书印进行数字化留

存与解构。依据技术应用的不同层级,这一形态既能还原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物理属性特征,也能对其精神文化内涵做精细化的结构化转化,还可通过元数据标注、知识图谱构建等方式,将藏家身份、文献流转轨迹、藏家交往网络等功能要素转化为数字数据,为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数字化留存、联结整合和社会化传播提供重要载体。作为无实体物理载体的数字化转化形态,它是连接传统形态藏书印与当代数字传播体系的重要纽带。

### 2.3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由图书馆等记忆机构结合数字技术研发设计,这些机构为顺应数字资源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和模式创新的需求,以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刻审美艺术<sup>[19]</sup>、精神文化内涵与权属标识功能为基底,设计出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与仅具备版权确权功能的纯技术型数字版权标识不同,它以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精神文化内涵与篆刻审美艺术为核心基底,在保留权属标识功能的同时,深度融入精神文化内涵与篆刻审美艺术,成为兼具文化价值与技术功能的数字文化载体,是藏书印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不依托实体物理载体存在,依靠加密数字代码、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智能创作算法等技术,实现确权认证、溯源追踪、审美活化、用户互动与体验等多元功能。

### 2.4 三者关系

三种形态的藏书印呈现文化同源、层层递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是数字时代藏书印研究的核心对象。藏书印的传统形态是所有形态的源头,它承载的文化记忆,为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数字转化和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的创新划定文化边界。藏书印的电子形态以传统形态为唯一原型,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文化记忆的数字化留存、联结整合和社会化传播。它既守住传统形态的文化本真,又为原生数字形态的创新提供可复用的数字文化素材,成为传统形态与原生数字形态的沟通桥梁。藏书印的原生数字形态立足数字时代,在传承传统形态物理属性特征、精神文化内涵和功能要素的基础上,突破电子形态的功能边界,进一步拓展藏书印的功能外延与应用场景,回应藏书印文化记忆创新发展的时代需求。这类创新探索还能助力藏书印传统形态与电子形态的传播实践,进一步扩大其文化记忆的传播范围,提升传承效能。藏书印的三种形态相互支撑,协同推动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稳定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 3 藏书印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分析视角

分析藏书印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既要立足其本质内核,也要着眼文化记忆建构的路径。

### 3.1 藏书印的本质内核

在制度维度层面,藏书印融合私人藏书规约与机构文献典藏制度。其中,私人藏书印以印文承载私藏责任,传递文化传承理念;机构藏书印通过明确文献权属与典藏秩序,印现权力关系与制度约束。私人藏书印的递藏性叠铃与机构藏书印的制度性叠铃,共同形成文献溯源的独特传统,维系着藏书传承与文化赓续的内在秩序。

在关系维度层面,藏书印是文化圈层的精神纽带,勾连起人、地、事、时交织的文化脉络。

它既是文人的身份标识,也是重要社交媒介,推动私人藏书与机构藏书领域的文化共识深度融通。它还能跨越时空联结古今文人,借助文献的跨代际传播走进大众生活,妥善留存藏家身份、文献流转轨迹、藏家交往网络等功能要素。

在审美维度层面,藏书印是文人精神的形象表达,以篆刻工艺、印材质感和布局美学为核心,凝结成兼具时代审美与个人情趣的视觉符号体系。它凭借篆法、章法、刀法构筑篆刻的艺术美,与文献相融形成书印共生的整体美。它还能通过印风与印文,外化文人的情怀与人格理想,彰显中华民族“美用合一”<sup>[20]</sup>的传统审美范式。

制度为基,关系为脉,审美为魂,三者共同构成藏书印本质内核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既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器相融”<sup>[21]</sup>的特质,也为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建构筑牢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根基。

### 3.2 文化记忆建构的路径

文化记忆的建构必须依靠媒介<sup>[22]</sup>,先对文化的本质内核进行固化,确保记忆不异化<sup>[23]</sup>,再拓展记忆的“实践基础”<sup>[24]</sup>,延长记忆的“时间范畴”<sup>[25]</sup>,实现记忆的社会化传播,而后为记忆赋予时代生命力,把记忆创造性转化为“服务当代文化认同的功能记忆”<sup>[26]</sup>。这个过程与藏书印本质内核的三个维度一一对应,即制度维度对应记忆固化,关系维度对应记忆传播,审美维度对应记忆活化,从而实现记忆的稳定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从制度、关系、审美三个维度,梳理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

制度维度是基础环节,聚焦藏书印文化记忆传承的稳定性。它以特定历史时期的藏书印铃盖规范、印文权属界定规则、藏书传承制度约束等仪式化实践为核心,不仅固化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本质内核,规避记忆传承中的异化问题,也为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社会化传播与创造性转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制度维度既为藏书印文化记忆构筑稳定的本质内核,也为后续建构工作的开展提供前提。

关系维度为中间环节,是藏书印文化记忆实现社会化传播的关键路径。它的核心是在固化文化记忆本质内核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记忆的社会性生成与公众化扩散。在初始形态上,私人藏书印多与藏家的收藏历程、交往轨迹相呼应,属于交往记忆范畴。机构藏书印则承载文献典藏制度,更多体现制度化的机构记忆。二者均以文献为媒介,分别串联起人际网络与机构网络,共同推动藏书印承载的文化记忆,从私人交往记忆、机构记忆逐步升华为公共文化记忆,实现从个体认知、机构管理到公共传播的维度跨越,不断拓展其社会影响力与文化辐射范围。

审美维度则属价值延伸环节,以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创造性转化为核心,将其蕴含的篆刻审美艺术与当代文化语境相融合,推动其走出僵化的“存储记忆”<sup>[27]</sup>状态。通过对篆刻审美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为已实现社会化传播的藏书印文化记忆注入时代内涵,使其适配当代文化需求,实现跨代际传递,进而持续维系其文化生命力。

上述三个维度层层递进、互为支撑,为探究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关键视角。

## 4 藏书印在文化记忆建构中具有实践支撑作用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传统、电子和原生数字三种形态的藏书印并非独立参与文化记忆建构, 而是依托自身特质, 分别成为理论分析三个维度的核心实践支撑载体。本文重点分析各形态藏书印在对应理论维度中的主导作用, 暂不涉及跨维度的互动关联, 旨在厘清不同形态藏书印对文化记忆建构相关维度的核心支撑逻辑与实践价值。

### 4.1 传统形态藏书印: 制度维度的基础支撑

传统形态藏书印是制度维度的核心实践载体, 为藏书印文化记忆构筑起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根基。这一根基的搭建主要依靠权属界定制度化与传承秩序仪式化, 二者共同保障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本质内核不发生异化。在权属界定方面, 传统形态藏书印通过印文内容与钤盖规范, 明确文献的所有权归属与流转秩序, 将抽象的权属规则转化为具象的物质标识。在传承秩序方面, 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刻审美艺术与使用流程形成特定仪式, 为藏书印文化记忆的传承筑牢了文化根基。

“天一阁”藏书印是传统形态藏书印的典型代表。其钤盖范围严格限定于天一阁藏书, 印文内容为“天一阁”。这种制度化的钤印实践, 既清晰界定了文献的权属边界, 又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sup>[28]</sup>的家族传承规则固化于文献之上。这使得藏书传承秩序成为可感知、可追溯的文化记忆。这一案例充分印证了传统形态藏书印通过制度性实践, 固化了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本质内核, 彰显了其在制度维度的基础支撑作用。

### 4.2 电子形态藏书印: 关系维度的传播助力

电子形态藏书印依托各类数字技术, 打破了传统形态藏书印的时空限制, 是关系维度的核心实践载体。它能够推动藏书印文化记忆从私人交往记忆、机构记忆逐步升华为公共文化记忆。不同层级的技术应用对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的支撑作用存在差异, 整体呈现出从基础留存到系统建构的梯度发展特点。基础层级通过高清平面扫描, 实现传统形态藏书印物理属性特征的数字化留存。技术精细化层级运用三维扫描、三维建模、语义编码等技术, 对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物理属性特征和精神文化内涵进行结构化转化。系统建构层级则借助知识图谱技术, 对已完成结构化的传统形态藏书印, 实现其物理属性特征、精神文化内涵、功能要素等信息的有效关联, 搭建文化记忆联结网络, 促进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社会化传播。其中, 数字化留存是记忆传播的基础, 联结网络构建可整合孤立记忆, 社会化传播则能突破馆藏场景限制, 拓宽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社会辐射范围。

以上海图书馆的印章知识库系统<sup>[29]</sup>为例, 基于系统构建的涵盖藏家生平、交往人物、文献版本、收藏年代、地域文化等关键要素的多维语义网络, 用户可通过藏家名称、印文内容等关键词检索获取相关文化记忆信息。这种社会化传播使藏书印文化记忆从中国东部大型图书馆的学术资源, 转化为全民可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这一实践表明, 依托不同层级技术的电子形态藏书印, 可通过构建关联网络, 将孤立的传统形态藏书印转化为兼具基础可查性和系统可解读性的数字化记忆网络, 有效推动私人交往记忆向机构记忆、再向公共文化记忆的层级转化, 显著拓展藏书印文化记忆的传播广度。

### 4.3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审美维度的创新助推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扎根于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刻审美艺术。它借助技术创新，让传统的篆刻审美艺术适配当代文化需求，在审美层面为藏书印的文化记忆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藏书印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路径。从审美维度看，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对文化记忆的活化作用，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实现。一是对传统篆刻审美艺术的创造性转化，确保其得到完整传承，为记忆延续打下基础。二是搭建互动场景，降低公众参与门槛，通过强化互动体验，增强公众对藏书印文化记忆的认同感。三是拓展传统篆刻审美艺术的当代应用，让其与时代需求更好地结合，这也是藏书印文化记忆真正活起来的关键所在。

杭州亚运会推出的智能篆刻平台<sup>[30]</sup>，便是这类实践的典型代表。该平台由浙江大学承担的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组联合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多家机构共同研发。它以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刻审美艺术为核心，结合数字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创作环境。用户只需输入文字、选择风格并调整参数，就能生成个性化藏书印<sup>[31]</sup>。它既保留对称布局、线条韵律等传统篆刻审美艺术，又融入亚运会吉祥物、场馆等当代元素，让藏书印文化记忆走出古籍，走进大众生活。此外，用户还可将生成的藏书印用于电子书籍署名、数字藏品确权、线上文化分享等多种场景，进一步拓宽了藏书印的应用范围。亚运会期间，该平台共为相关人员提供服务3000余次，有效推动了传统篆刻审美艺术的大众化传播。这一实践表明，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不仅能以全新形式呈现藏书印文化记忆，还能通过沉浸式、交互式的体验，深化公众对其的理解与认同，实现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

### 4.4 三种形态藏书印的协同联动闭环

前文分别阐释了三种形态藏书印在对应理论维度的主导作用。而在实际文化记忆建构过程中，三者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形成本源供给、转化传播、创新反馈的协同联动闭环，以此保障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传统形态藏书印从制度维度提供物质基础与文化根基，为电子形态的数字转化、原生数字形态的创新发展划定文化边界。电子形态藏书印从关系维度助力传统形态藏书印本质内核的传播与推广，为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的审美维度拓宽了受众基础。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则从审美维度展现当代创新实践，在保留传统形态藏书印篆刻审美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数字技术进行形式、纹样与呈现方式的创新，同时助力传统形态与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文化传播效果，优化传统篆刻审美艺术的活化路径，进一步拓宽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社会辐射范围。

国家图书馆打造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sup>[32-33]</sup>，有力印证了三种形态藏书印的协同联动闭环。该数据库为2021年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于2023年2月正式发布并免费向公众开放<sup>[34-35]</sup>。数据库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存世版本上的传统形态藏书印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取了印文内容、篆刻风格等信息要素，为后续数字化转化划定了文化边界。依托数字技术对传统形态藏书印进行数字化留存与联结整合，借助元数据标注、知识标引等方式，将电子形态藏书印转化为可关联、可追溯的数字数据，既契合了数据库智能标引、数字化整合的核心建设内容，也拓宽了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文化传播范围与受众基础。与此同时，

数据库为每卷数字文献分配了唯一的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 嵌入著作权信息、使用权限等要素, 融合了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印纹样、章法布局等篆刻审美艺术, 结合 Web3D、光影还原等数字交互技术, 打造了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美感的呈现形式。这一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实践, 既传承了传统形态藏书印的篆刻审美艺术, 又以更具传播力的呈现形式助力了传统形态与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文化传播, 使藏书印文化记忆突破线下馆藏的物理边界, 实现了社会层面更广范围的触达与认同。

## 5 图书馆行业在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中的实践发展

### 5.1 实践现状

当前我国图书馆行业围绕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开展多维度实践, 形成了传统形态传承、电子形态建设、原生数字形态创新三个核心板块。部分先行机构已探索出多种形态藏书印的协同联动模式, 相关实践初具规模, 各区域、各层级图书馆的实践案例亦异彩纷呈。

#### (1) 传统形态藏书印实践探索

传统形态藏书印实践以馆藏古籍钤印痕迹为核心, 聚焦基础保护<sup>[36]</sup>、普查梳理<sup>[37-38]</sup>、专题展览三类核心工作。例如, 湖南图书馆通过古籍藏书印专题展<sup>[39]</sup>, 以 120 枚藏书印记串联湖湘藏书文化脉络, 既实现了钤印实物与相关历史的展示传播, 也为制度维度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溯源与留存提供了核心支撑。

#### (2) 电子形态藏书印实践探索

电子形态藏书印是当前实践的重点领域, 主要围绕资源建设与社会化传播双线推进, 助力关系维度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广泛传播。资源建设层面形成三级递进体系: 基础层级通过扫描留存实体影像; 提升层级依托元数据标注、三维建模实现结构化转化; 专业层级搭建专题数据库<sup>[40]</sup>, 将藏书印作为核心检索点, 实现文献聚类整合与深度检索。以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sup>[41]</sup>为代表的古籍数字化平台, 已形成一定社会化传播影响力。该平台向公众推送电子形态藏书印资源并开放检索服务, 推动藏书印文化记忆走进大众生活。目前多数大中型图书馆已实现古籍书目数据化, 藏书印亦成为常用检索字段<sup>[42]</sup>。

#### (3)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实践探索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作为创新发展方向, 聚焦技术融合与审美活化, 能够强化公众对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参与感与价值认同感。此类实践主要集中于大中型图书馆。以上海图书馆东馆 POD 空间<sup>[43]</sup>为代表, 其通过按需打印技术实现藏书印相关文创周边的个性化定制, 丰富了藏书印文化记忆的呈现形式与应用场景。

#### (4) 三种形态协同联动实践探索

部分图书馆已突破单一形态局限, 探索三种形态的协同联动实践, 形成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闭环。浙江图书馆便是典型代表。该馆联合蚂蚁集团员工志愿者, 打造了“文澜重光”<sup>[44]</sup>支付宝小程序, 其作为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书阁一体”项目的核心成果, 深度融合了三种形态藏书印实践。传统形态藏书印以文澜阁馆藏《四库全书》的藏书印钤印痕迹为基础, 筑牢文化

记忆根基。电子形态藏书印依托小程序线上虚拟展厅，数字化呈现《四库全书》藏书印及相关文化记忆元素，突破时空限制，拓宽了藏书印文化记忆的传播范围。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则通过“游阁章”“读书章”等互动设计提升公众参与度，助力藏书印文化记忆的稳定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 5.2 存在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行业在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有待提升之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与层级发展失衡，大中型图书馆与东部发达地区图书馆的实践较为深入，而基层图书馆及中西部地区图书馆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限制，相关实践多停留在传统形态藏书印传承的基础保护阶段。二是文化记忆价值挖掘不足，相关实践多依附于古籍保护与数字化相关工作，对藏书印自身文化记忆价值挖掘不深，导致电子形态藏书印资源的关联性较弱。三是社会化传播效能偏低，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的创新应用多局限于小众场景，尚未真正融入大众生活。四是三种形态藏书印的协同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多数图书馆仍以单一形态的实践为主。

## 5.3 建议

### (1) 均衡推进，缩小区域与层级实践差距

针对区域与层级发展失衡的问题，可构建中央统筹、地方主责、基层实施的政策扶持、资源联动、能力提升三位一体支撑体系。中央层面可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古籍保护与文献典藏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出发，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层图书馆的财政转移支付与项目引导力度。地方政府可将藏书印文化记忆保护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范畴，设立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基层图书馆开展传统形态藏书印的数字化采集、规范著录与标准化建档工作。依托资源共享平台与远程技术支持，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图书馆与基层图书馆的结对帮扶机制，实现资源互通、经验互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牵头组织全国性专题培训，围绕藏书印鉴定、保护修复、数字化转化与规范著录等核心技能开展系统教学，全面提升基层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 (2) 深挖文化记忆价值，提升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服务效能

针对藏书印实践多依附于古籍工作、自身价值挖掘不足的问题，图书馆可围绕藏书印的文化记忆价值构建专项研究体系，组织专家团队系统梳理印文所承载的藏家生平、文献递藏轨迹与所属时代背景等重要信息，推动电子形态藏书印从单一图像符号向兼具史料价值与知识属性的文化载体转型。同时，建议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参照行业规范制定电子形态藏书印资源统一著录标准，从印文内容、篆刻风格、使用年代等维度规范标引，搭建跨机构、跨区域的藏书印知识图谱，有效破解资源分散、信息孤岛等行业痛点。

### (3) 创新传播方式，推动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融入大众生活

针对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应用场景单一、社会化传播效能不足的问题，图书馆可围绕互动化、场景化、大众化方向创新传播路径。在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空间设置互动体验模块，开发线上设计工具，引导公众参与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创作。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原篆刻过程，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年轻化载体解读藏书印背后的文化记忆与历史内涵。此外，还可以深化与学校、文化场馆等机构的跨界合作，通过开设特色课程、举办主题展览等多元活动，推动原

生数字形态藏书印真正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融入公共文化场景。

#### (4) 搭建协同发展体系, 促进三种形态藏书印深度融合发展

针对多数实践局限于单一形态、缺乏协同性的问题, 图书馆可统筹藏书印的传统形态、电子形态与原生数字形态, 搭建一体化协同发展体系, 推动三种形态深度融合发展。在传承保护层面, 对传统形态藏书印进行精细化著录与标准化建档, 通过高清数字化方式实现高质量资源留存, 为多形态转化筑牢资源基础。在数字化转化层面, 建立藏书印的传统形态与电子形态的精准映射和关联标引机制, 确保数字资源能够完整还原传统形态藏书印的形制特征、印文内涵与递藏信息, 避免文化信息丢失或失真。在创新应用层面, 以原生数字形态为载体, 将藏书印文化记忆元素融入数字阅读、文创产品开发、数字藏品确权等多元场景, 实现保护与利用双向赋能。在此基础上, 依托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 搭建国家级藏书印资源共享平台, 整合三种形态的藏书印资源, 推动跨机构、跨区域的数据互通与业务联动, 着力打造传承保护、数字化转化、创新应用有机衔接的完整发展闭环。

图书馆作为数字时代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的核心主体, 既要坚守藏书印文化记忆的本质内核, 也要努力探寻藏书印的形态演进规律, 积极开拓创新实践路径, “以创作端的文化追求对接公众的文化向往”<sup>[45]</sup>。同时, 还要以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实践为切入点, 深度参与当代文化建设, 助力培育公众的文化自信<sup>[46]</sup>, 在新时代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sup>[47]</sup>。

## 6 结 语

数字技术的持续赋能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 为藏书印这一古老文化记忆载体注入了全新发展动能。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时代背景下藏书印的传统、电子、原生数字三种形态及其文化功能, 构建“三种形态与三个维度”分析框架, 系统揭示了藏书印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传统形态藏书印在制度维度奠定物质基础与文化根基, 电子形态藏书印在关系维度助力文化传播, 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在审美维度赋予文化创新活力, 三者形成形态互补、维度联动、记忆共生的建构闭环, 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今相承的发展脉络。

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承载主体, 在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实践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仍面临区域与层级发展失衡、价值挖掘不足、传播效能偏低、三种形态协同机制尚未普遍建立等现实问题, 制约了藏书印文化记忆建构整体效能的提升。本文据此提出四点建议: 均衡推进, 缩小区域与层级实践差距; 深挖文化记忆价值, 提升电子形态藏书印的服务效能; 创新传播方式, 推动原生数字形态藏书印融入大众生活; 搭建协同发展体系, 促进三种形态藏书印深度融合发展。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未将文献载体上的钤印痕迹作为独立形态纳入研究范畴。二是未对藏书印跨维度的互动关联展开分析。三是未通过用户行为数据追踪、量化模型分析等实证方法, 对藏书印的三种形态及其协同机制的文化记忆建构效果进行检验。未来研究可围绕上述方向深入探究, 推动藏书印文化记忆相关理论体系持续丰富与完善。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30-31.
- [2] 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445-446.
- [3] 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3):4-16.
-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7.
- [5] 林申清.藏书家印鉴概述[J].图书与情报,1992(4):74-77.
- [6] 刘宁,耿波,秦玉蓉.古代藏书印刍议[J].图书馆杂志,2007(11):77-78.
- [7] 施薇.古籍藏书印浅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21(4):100-105.
- [8] 莫俊.《广东藏书印谱》编纂记[J].古籍保护研究,2025(2):242-248.
- [9] 张志剑,夏苏迪,刘政昊,等.基于数据增强和ViT的印章识别方法研究[J].情报学报,2024,43(3):327-338.
- [10] 张志剑,夏苏迪,刘政昊.融合多特征深度学习的印章识别及应用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4,8(3):143-155.
- [11] 李林芳,杨海峥,袁晓如.古籍流传的可视化[J].图书馆论坛,2024,44(12):92-100.
- [12] 王林旭,王军,史睿,等.梳理群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字平台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5,51(1):4-18.
- [13] 王丽丽,朱小梅.古籍钤印元数据著录规范设计与应用研究[J].图书馆,2020(1):106-111.
- [14] 齐晓晨,孙臻,解登峰.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展示——馆藏古籍及藏书印展示平台的自主研发实践[J].图书馆学刊,2021,43(2):61-65,71.
- [15] 王丽丽,张宁.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古籍知识关联探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2,34(9):51-59.
- [16] 万亚萍.日本藏书印数据库的开发利用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5):59-63,71.
- [17] 靳诺,王若舟.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
- [18] 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237-244.
- [19] 何亦邨.中国古籍版刻审美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22.
- [20] 殷波.中华传统手工艺审美观念中“用”与“美”的关系[J].民间文化论坛,2025(5):144-151.
- [21] 管宁.现代化新图景中的中华文化智慧——文化旨趣视域下的现代文明构建[J].东南学术,2023(4):1-11,246.
- [22] 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J].国外理论动态,2016(6):8-17.
- [23]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外国语文,2017,33(2):36-40.
- [24] 江光友.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如何可能——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交叉视角下的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2018(2):47-52.
- [25] 魏立诚.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2(12):88-89.
- [26] 曹聪懿,毛太田.从记忆固化到记忆激活:档案资源参与非遗传承的叙事策略重构[J].档案学刊,2025(6):9-20.
- [27] 刘亚秋.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兼评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社会发展研究,2017,4(4):1-27,237.

吴秀云. 图书馆藏书印的文化功能及其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6, 8 (1): 115-126.

- [28] 李莹菲, 黄星宇. 探秘藏书楼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5: 91.
- [29] 上海图书馆. 印章知识库系统 [DB/OL]. [2026-01-05]. <https://data.library.sh.cn/gj/webapi/toSealList>.
- [30]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创新成果智能篆刻: 让篆刻艺术走进大众生活 [DB/OL]. [2026-02-03].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227A08MNR00>.
- [31] 杭州亚运七大“黑科技” [J]. 杭州科技, 2023, 54 (4): 31-34.
- [32]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正式发布 [J]. 文献, 2023 (2): 192-193.
- [33]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国家图书馆数字赋能古籍活化“《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 汲古慧今 古籍新生 [EB/OL]. [2026-02-05]. [https://www.nlc.cn/pcab/xctg/bd/20231127\\_217391.shtml](https://www.nlc.cn/pcab/xctg/bd/20231127_217391.shtml).
- [34]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免费阅读!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重磅上线 [EB/OL]. [2026-02-05]. [https://www.nlc.cn/pcab/xctg/bd/20230417\\_215562.shtml?f\\_link\\_type=f-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pbmtpbmVfZGlzcGxheV9wb3NpdGlu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JmNDZmZjRiNDA0ODUzYmVkdLWNjZmFiYzYzM2ODZmYjIyMGYifQ%3D%3D](https://www.nlc.cn/pcab/xctg/bd/20230417_215562.shtml?f_link_type=f-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pbmtpbmVfZGlzcGxheV9wb3NpdGlu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JmNDZmZjRiNDA0ODUzYmVkdLWNjZmFiYzYzM2ODZmYjIyMGYifQ%3D%3D).
- [35] 中国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 [EB/OL]. [2026-02-05]. [https://www.nlc.cn/web/shouye/zhongdianxiangmu/quanguozhihuitushuguantixi/chuangxinyingyongnanli/20240924\\_2641336.shtml](https://www.nlc.cn/web/shouye/zhongdianxiangmu/quanguozhihuitushuguantixi/chuangxinyingyongnanli/20240924_2641336.shtml).
- [36] 严天月, 余辉. 藏书印修复方案初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岭表诗传》藏印为例 [J]. 古籍保护研究, 2024 (1): 123-137.
- [37] 孙学雷, 董光和.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 [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 [38] 杨耀田.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和文化馆馆藏古籍钤印选编 [M]. 北京: 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 2021.
- [39] 湖南图书馆. 方寸印章串联千年文脉: 湖南图书馆古籍藏书印展启幕 [EB/OL]. [2026-02-05]. [https://whhlyt.hunan.gov.cn/whhlyt/news/gzdt/202503/t20250304\\_33601360.html](https://whhlyt.hunan.gov.cn/whhlyt/news/gzdt/202503/t20250304_33601360.html).
- [40] 齐晓晨, 孙臻, 解登峰. 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展示——馆藏古籍及藏书印展示平台的自主研发实践 [J]. 图书馆学刊, 2021, 43 (1): 61-65, 71.
- [41]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 [DB/OL]. [2026-02-05]. <http://zggj.jslib.org.cn/#/home>.
- [42] 陈力. 数字文献学刍论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4, 50 (6): 4-20.
- [43] 浦东观察. 国内首家! 上图东馆POD空间即将开放 [EB/OL]. [2026-02-05]. <https://www.jfdaily.com/sgh/detail?id=1410148>.
- [44]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书阁一体”项目成果发布 [EB/OL]. [2026-02-05]. <http://zj.news.cn/20241115/fede07ad9f044804b4dbaad32db2fbaa/c.html>.
- [45] 江小涓.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8): 4-34, 204.
- [46]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N]. 人民日报, 2019-09-10 (01).
- [47]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344.

#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Role of Collector's Seals in Library

Wu Xiuyun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 The digital era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ree coexisting forms of collector's seals : traditional, electronic, and native digital. In this new landscape,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role of collector's seals in library. [ **Method/Process** ]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 analysis. Taking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collector's seal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ir cultural function, this study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forms and three dimensions", exploring the main supporting role of collector's seals in the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 **Result/Conclusion** ] Traditional collector's seals lay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electronic collector's seals facilitat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 the relational dimension, and native digital collector's seals endow cultural innovation vitality i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he three forms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and interlinked, jointly build a closed-loop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collector's seal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library in China in the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through collector's seals,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balanced promotion, deep value exploration,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to facilita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ollector's seals; Digital era;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function;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Library

---

( 本文责编: 魏 进 )